



00002

齊詩遺說攷卷第三 三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天保年陳壽祺撰 男喬樞述

齊詩大雅二 卷之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治土壽田正稌

履帝武敏歆

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

喬樞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后稷

母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生后稷索

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正義引河圖云姜嫄履大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興

云稷之迹乳是諸緯候說並與齊詩同

補漢書叙傳厥初生民

補古今人表姜嫄帝嚳妃生棄

補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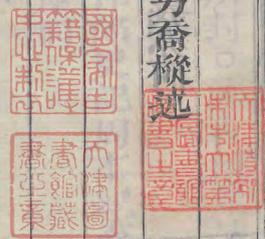
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

實穎實粟

補班固西都賦五穀垂穎

喬樞謹案毛傳云穎垂穎也訓義亦同

卽有蓀家室



補漢書地理志石扶風釐周后稷所封。師古曰釐讀與部同。

喬樞謹案釐魯詩作白毛詩作部史記周本紀弃母有邵氏女正義曰邵亦作釐同。

惟拒惟秘

補班固典引晋姬有元拒黃葵之事

或春或枕

補儀禮有司徹鄭注挑讀如或春或枕之枕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枕。賈公彥曰讀从詩或春或枕。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二

喬樞謹案周禮地官女春枕二人注云女奴能春與枕者枕抒白也詩云或春或枕皆據齊詩文也。枕毛詩作揄揄蓋枕之段借馬瑞辰曰說文舂抒白也引詩或簸或舂簸當為舂之譌舂或作枕昞是舂枕本一字揄舂一聲之轉。

取蕭祭脂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蕭藋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補禮記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

注祀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
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

喬樞謹案兆毛詩作肇字與齊異上文以歸肇祀
毛傳訓肇爲始箋云肇郊之神位也讀肇爲兆是
據齊詩易毛肇者古文段借字商頌肇域彼四洫
箋云肇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畧耳周官小宗伯兆
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埽段氏
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埽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
又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堯典作肇此古文
段借之驗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行葦

補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喬樞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行葦爲公劉之詩
與魯韓同義

洗爵奠斝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學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補禮記坊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
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

孝子不匱

補禮記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甯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補易林大有之離 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愆福祿

來成 夬之蒙同惟復德作履德為異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四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為釋而賓尸攷爾雅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胙此云復德即復胙之義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補易林噬嗑之中孚 瑤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

補又同人之剝 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長生和氣王以為寶公尸侑食福祿來處

補又蠱之渙 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

喬樅謹案此詩公尸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次章爲祭四方萬物三章爲祭天地四章爲祭山川社稷末章爲祭七祀宋儒譏其臆說然據毛詩叙云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以神祇與祖考並舉則毛釋此詩斷非專指宗廟而言詩正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失之矣鄭君子詩兼通三家箋說以鳧鷖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傳箋通釋以爲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釋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爲宗廟釋祭樅謂馬說亦未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爲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帅會弁俶倭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是子政亦以絲衣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攷史記封禪書云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合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犢漢書祭祀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張晏曰龍星左角

曰天田卽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古今注云元和
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
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祭靈星有繹賓尸之禮則祭
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
今按易林有瑀英朱章仁政得道之文是蓋以王
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鳧鷖在
渚之爲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合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六

補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合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與盛之貌保安
也佑助也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毛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
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陸氏釋文
云嘉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又佑字

毛詩作右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
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神

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補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補後漢書郎顛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補易林比之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

穆穆煌煌

補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

喬樅謹案煌煌毛詩作皇皇

齊詩遺說放

卷三

七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補春秋繁露郊語篇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所從之也

喬樅謹案騫與愆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毛詩作愆劉向說苑引詩又作憊攷釋元應衆經音義云憊古文憊邈二形稿文作憊今作愆又列子黃帝篇无愆釋文云愆本又作騫是愆騫通用之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喬樞謹案仇匹毛詩作羣匹與齊詩文異

受福無疆

補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

不解于位民之攸堅

補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

公劉

補易林家人之歸節情省欲賦斂有慶家給人足公劉

以富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八

廼積廼倉廼裹餼糧于橐于囊

補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弓矢斯張

補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

爾居允荒

補漢書匈奴傳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

爾

補易林升之泰公劉之居大王所業

芮阮之卽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沔本注雍州沔水出西北入渭萬

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芮鞬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注引詩正作汭阮之卽師古漢書注云阮讀與鞬同韓詩作芮阮然則韓與齊文同矣周禮注所引蓋據魯詩陳氏見洮云玉篇水外曰坵又坵古岸也當以此爲正鞬假借字也

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補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齊詩遺說攷

卷三

九

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喬樅謹案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與此意合是三家說同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鄭注凱弟樂易也

喬樅謹案表記引詩二語而釋之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毛傳卽用表記語知三家亦皆同也禮記釋文云凱本又作愷弟本又作悌大戴

禮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卷阿

如圭如璋

補漢書叙傳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噍噍

補易林觀之謙高崗鳳凰朝陽梧桐噍噍萋萋萋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

萋陳辭不多以告孔嘉

補又大過之雷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

茂鸞凰以死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揆之困同

補又乾之姤政不暴虐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

賁卦同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喬樅謹案易林言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正釋此詩

二語欠即陳也義見爾雅釋詁汲冢紀年云成王

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今據易林有當夏

六月語則卷阿之遊正在六月詩言飄風自南實

紀來遊之候非與辭也

民勞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補鹽鐵論論勇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

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補後漢書陳忠疏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

穴氣洩鉞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蓋所已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李賢注詩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一

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卽罪之用謹勅不

善之人也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詭隨小惡也陳忠引詩意主

懲小以儆大與廣雅之訓正合

柔遠能邇

補漢書叙傳柔遠能邇

補後漢書班超上書曰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殍

補禮記緇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殍。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殍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喬樞謹案詩釋文云卒殍本又作憊沈本作殍攷韓詩外傳引詩作下民瘁殍是二字皆訓為病此以卒訓盡文義與韓並異又按板板辟也辟即僻字義見爾雅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補禮記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三

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喬樞謹案此與詩箋義異

補鹽鐵論刺義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

芻蕘

誘民孔易

補禮記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孔甚也。

喬樞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文同毛詩誘作牖傳云

牖道也正義以牖與誘古字通馬瑞辰曰說文羗相詠呼也从人羗或作誘古文作羗羊部又曰羗

進善也文王拘羑里在湯陰是訓道訓進皆賞以
美爲正字顧命天受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也
作誘者羑之或體美或借牖猶羑里尙書大傳史
記皆作牖里也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
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
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
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
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惟城毋俾
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
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三

喬樞謹案毛詩介作价毋作無與齊詩微異馬瑞
辰曰毛傳价善也鄭箋价甲也按介卽价之省文
介奔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
竝曰奔大也介人爲善人卽爲大人與下文大師
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被甲之人則不類矣大
師宜謂大衆大師惟垣猶云衆志成城也荀子君
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
則亡詩云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蓋引詩

介人惟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惟垣證上愛民而
安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鄭箋讀大
如泰以大師爲三公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補易林頤之漸姬嬴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
疆子孫億昌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補後漢書郎顛條對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喬樞謹案丁鴻上封事引詩同

蕩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十四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盧辯曰大雅蕩首章也

曾是強圉曾是培克

漢書叙傳曾是強圉培克爲雄

喬樞謹案強圉毛詩作疆禦傳云疆梁禦善也攷

楚詞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云強圉多力

也叔師說詩多據魯說班固用齊詩之文同魯作強

圉是三家之訓皆與毛異王氏念孫云禦亦強也

字或作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

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

是禦與強同義昭元年左傳曰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

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

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謂爾德曰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

案五行志中之下引傳如此志言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則志所載傳皆本始昌也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也下放此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十五

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

補易林賁之坤帝辛沉洎商滅其墟

式號式諱

漢書叙傳班伯曰沉洎于酒微子所曰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曰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案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漢書儒林傳云齊詩有翼匡

師伏之學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蟬如沸如羹言上號合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師古曰謂政無文理

虛言蹲沓如蝴蝶之鳴湯之沸涓羹之將孰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蓋襲用舊說齊詩之義故與毛詩傳箋異解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補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篇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周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

喬樅謹案成帝嘗從伏理受詩理者匡衡弟子也

見漢書儒林傳及陸璣草木疏後漢書伏湛傳亦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六

稱理名儒以詩授成帝則此所引爲齊詩明矣

補鹽鐵論遵道篇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補鹽鐵論結和篇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補漢書傳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鑒不遠夏后所聞

抑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喬樅謹案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叙傳攷隸釋載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隅偶者隅之段借亦三家之異文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補禮記緇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七

於彼矣

喬樅謹案毛詩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訓義與記注同又斯于詩有覺其楹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直大傳箋互訓其義相成馬瑞辰曰按爾雅梏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梏雙聲爾雅釋文梏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各云上救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梏卽覺之段借也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目匕匕讀若隱蓋以十目燭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

覺悟與正直義本相通又爾雅梗直也方言梗覺也皆覺有直義之證春秋繁露釋詩取著明之義與直大義亦相通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巨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體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呂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十五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引詩文同惟民之則句又見禮樂志安世房中歌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補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喬樅謹案誥毛詩作質傳云質成也魯韓詩並作

告馬瑞辰曰質與誥不相通誥當爲誥字之譌蓋

質與折雙聲質與誥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

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哲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詰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卽哲之假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日此質通詰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而譌爲詰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詰誓謹也據周官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是知爾雅詰亦詰字形近之譌與此詩詰譌爲詰者正同至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詰詰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耳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喬樅又案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九

不虞毛傳訓爲非度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亦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意合今據鹽鐵論云云則知齊詩之義以不虞爲非常寇盜鄭箋釋用戒不虞爲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蓋用齊說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鄭注話善言也。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補禮記緇衣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鄭注玷缺也言圭之缺尙可磨而平之言之缺

無如之何

班固幽通賦庶斯言之不玷

無易由言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

晚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補禮記表記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鄭注讎猶答

也

補漢書王商等傳贊無言不讎

補春秋繁露郊事篇詩云無德不報

齊詩遺說放

卷三

二十

喬樞謹案張安世傳引詩二語同無德不報句又

見宣帝紀引詩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補禮記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注相

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

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喬樞謹案毛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

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馬瑞辰曰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為富室之白

日光所漏者有以為撤屏供諸喪用直雨則漏者

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詩下云無曰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
匪陋隱也陋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卽匪陋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
扉用筵注云扉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扉用
席注云古文扉作弗案匪與弗雙聲弗與屋疊韻弗又通作蔽詩翟弗以朝周官註引作翟蔽蓋因設饌西北隅以
席蔽之如幄爲匪隱之地因名其地爲匪陋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與隱雙聲是知屋亦隱也箋上釋屋漏下卽云匪隱之處則是以匪陋卽屋漏矣楚詞九歌隱思君兮徘徊讀如匪側讀如側陋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陋又作側微微卽隱之義說文微隱行也側陋側微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陋爾雅言匪陋楚詞言徘徊其義一也會子問當室之白蓋謂室中當戶明處並未以爲室之西北隅也孔疏引以證當室之白爲屋漏誤矣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補禮記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淑慎爾止不詭于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淑慎爾止不詭于儀。鄭注淑善也。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于禮之威儀也。

喬樞謹案詈毛詩作愆氓詩匪我愆期釋文愆字又作讐蕩詩既愆爾止釋文愆本又作讐攷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或從寒省作寒籀作讐釋元應衆經音義云愆古文憲述二形籀文作讐今作愆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五

同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補鹽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喬樞謹案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與鹽鐵論義合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而惡人者必見惡也語意亦同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補易林巽之節嬰見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

事損之大
畜同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補禮記表記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喬樞謹案温温恭人句又見玉藻注引詩

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補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喬樞謹案籍毛詩作借

誨爾恇恇

補禮記中庸鄭注肫讀如誨爾恇恇之恇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喬樞謹案恇恇毛詩作諄諄釋文云諄本又作恇

諄字蓋齊韓異文此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後漢

書班固西都賦命夫諄諄故老文選作惇諄孟堅

用齊詩惇諄之語即本此篇字本作恇後人轉寫

改恇為惇又改惇為諄以合於毛詩之文耳鴻範

五行傳鄭注引詩誨爾純純純即恇恇以形近

而譌也

桑柔

我生不辰

補易林大過之泰我生不辰

降此誣賊稼穡不序

補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為賊害我稼穡盡禾殫麥秋無

所得謙同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補禮記祭統鄭注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補曹大家班固通賦注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此敬慎之戒也文選李善注引

民之貪亂宜為荼毒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貪亂宜為荼毒○鄭注言民之

齊詩遺說攷卷三

五

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

貪人敗類

補漢書宣六王傳贊詩云貪人敗類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宜莫我聽早既大甚蘊隆蟲蠹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宜丁我躬

補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宜
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莫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宜丁我
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
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

喬樞謹案毛詩正義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早年多
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
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
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今攷論衡須頌篇云成湯遭
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死哀之災

齊詩遺說攷

卷三二

五

不能虧政觀仲任以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七年
之旱則宣王遭旱積至五年其說固非無據董子
引詩饑饉荐臻荐再也見爾雅釋言毛詩荐作薦
傳訓薦爲重爾雅釋天又曰仍饑爲荐釋文云荐
本作薦又釋詁訓薦爲臻訓臻仍爲乃以薦臻二
字互訓則臻亦仍也詩言薦臻猶言頻仍耳其下
六章曰胡寧殛我以早釋文引韓詩作殄云重也
是遭旱之非止一年毛與三家之說皆同矣嗚呼
毛詩作於乎蘊隆蟲蟲韓詩作鬱隆炯炯耗射毛
詩作耗數與此文異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

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因此則以不能乎后稷與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

協

補易林明夷之大有陽旱爲災雖耗无憂

補荀悅漢紀六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甯莫我聽

靡有子遺

補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

赫赫炎炎

補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穡人無食耕夫嘆息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天

補漢書叙傳赫赫炎炎

旱魃爲虐

補易林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又草之豐旱魃爲虐

嵩高

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

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鄭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

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甫宣德于四

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

喬樞謹案禮記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調呂侯也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又詩蒸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後箋詩乃得毛傳故與禮別也又毛詩正義曰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樞謂正義說非也攷後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七

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榦周邦亦以甫爲仲山甫與鄭志記注合乎子用魯詩鄭君用齊詩

是魯齊說同蔡邕薦太尉董卓表云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蔡邕亦習魯詩者並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又司空楊公碑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是申呂卽此詩之申甫也尙書呂刑禮記引作甫刑尤其明證張衡司徒呂公諫云四獄在虞傅士位禹克厭天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登爰八命褒職靡頌

據此則樊仲山甫亦係出有呂同爲四嶽之裔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也孔氏正義以樊仲山甫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何疎於考據耶困學紀聞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伯厚不知樊仲氏呂詩之申甫卽申呂妄相駁難其說愈失之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天

補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

案潛夫論云四嶽伯夷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引是詩二語爲證說與此合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補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烝民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補後漢書郎顛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呂致雍熙

喬樅謹案赫赫毛詩作肅肅此據齊詩故文與毛

異

補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補禮記中庸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

補班固離騷叙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

補漢書司馬遷傳贊天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

矣哉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齊詩遺說放

卷三

三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解彊勉之

謂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

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

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補荀悅漢紀二十八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

謂天子也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畏彊禦不侮矜寡

補春秋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補禮記表記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喬樞謹案德輶如毛句又見禮記中庸篇引詩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補春秋繁露玉英篇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補班固幽通賦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輶輕也輶德德輕而易行也

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補鹽鐵論險固篇仲山甫補衮職之闕

韓奕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娣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補易林井之雷大夫祈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

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

喬樅謹案易林兩引此詩並作祈父本又作行父

蓋字之誤也漢書古今人表韓侯蹶父並次宣王

世列上之下則齊詩文同毛作蹶父可知而易林

言大夫祈父者蓋蹶父爲司馬之官尙書稱司馬

亦曰圻父圻祈古通詩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云

祈父司馬也司馬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也

魴鱣詡詡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補易林離之中孚魴鱣詡詡利來無憂睽之泰困之晉同

喬樅謹案詡詡毛詩作甫甫傳云甫甫然大也甫

詡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詡詡大也訓義並同

因時百蠻

補班固東都賦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江漢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補鹽鐵論繇役篇詩云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

所以安中國也

喬樅謹案潢潢毛詩作泐泐傳云泐泐武貌泐泐

當爲僨僨之段借爾雅釋訓泐泐武也釋文云舍人本作僨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僨僨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詩作武夫僨僨也北征頌光光當本作僨僨故注引詩武夫僨僨爲證鹽鐵論潢潢蓋僨僨之譌字玉篇人部云僨作力貌與趨同又走部云趨趨武貌

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鄭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協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

喬樞謹案弛毛詩作矢春秋繁露引詩亦作弛其

文德與禮記同協毛詩作洽

補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

喬樞謹案洽卽協字之段借板詩民之洽矣左傳及列女傳並引作協

常武

王命卿士南中大祖

漢書古今人表南中次周宣王世列上之下

喬樞謹案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馬瑞辰曰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爲文王時人此詩南仲別爲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卽此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爲命於大祖義本三家詩與毛說同史記夏本紀夏之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爲南氏至大師皇父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南仲爲大祖箋說之誤可知矣正義云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古齊鍾鼎款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所謂南仲當卽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爲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南仲蓋命以治徒庶之事喬樞攷後漢書龐

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而宣王立中興之功并城有虓虎之助是以赫赫南仲列在周詩馬融以出車六月並爲宣王之詩與漢書匈奴傳說合蔡邕諫伐鮮卑議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虓虎是齊魯韓三家詩說皆以南仲爲宣王之將也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爰該六師

喬樞謹案李賢注引此詩二語爲證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命程伯休父

補漢書古今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之下

如霆如雷

補漢書叙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

進厥虎臣

補漢書叙傳虎臣之俊

闕如虓虎

補班固賓戲七雄虓闕

王師驪驪

漢書叙傳王師驪驪○鄭氏曰驪驪盛也

案此卽王旅驪驪之異文而師古詆鄭爲非轉引四
牡驪驪駱馬爲解誤矣

徐方旣俸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俸許其慕諸
夏也

喬樞謹案俸毛詩作來顏師古云俸古來字

徐方來庭

補漢書叙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瘳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五

補易林離之萃詩政日作螟食華葉割下啖上民被其
賊

召閔

如彼歲旱草木彙茂

補班固幽通賦枝葉彙而靈茂

喬樞謹案彙茂毛詩作潰茂傳云潰遂也箋云潰
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攷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
字與毛同惟齊詩作彙茂孟堅幽通賦語本此詩
鄭箋是用齊詩攷毛故與孟堅所據文同蕭該漢
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

彙蓋以音近假借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齊詩頌一

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詒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齊詩遺說攷

卷四

嘉應降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補伏生尚書大傳臯繇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喬樞謹案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水經注河水篇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五經尙書大傳是伏生遭秦兵燹壁藏亡佚獨以尙書教授其始未嘗不兼通五經也伏生齊人於詩亦當治齊學儒林傳云伏理治齊詩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丹之學理卽伏生八世孫也後漢書伏湛傳云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闕云知伏氏雖世傳尙書其實兼傳齊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二

詩伏理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以後所治詩亦無非齊學不自伏生始也伏氏傳齊詩而理更受詩於匡衡此如歐陽生傳尙書而其子更受書於倪寬漢人最重家學世世轉相傳授蓋欲其益明耳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以授匡衡始昌通五經爰尙書於夏侯都尉以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爲尙書大夏侯氏之學都尉者伏生再傳弟子也是今文尙書與后蒼之詩皆爲齊學師承之同從可知矣

補又洛誥篇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

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搗弁者爲文爨竈
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
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
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
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倏然淵其志和其情愀
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
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膺而歌憤於其
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喬樅謹案此卽周頌清廟詩義毛詩叙云清廟祀
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與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咎繇傳言清廟頌文王之德說合洛誥有禮于文
王武王之事故傳兼文武而言周始宗祀文王作
清廟之詩蔡邕月令論所謂取其宗祀之貌曰清
廟是也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奏清廟之詩以
祀武王至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之重祭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亦得升歌清廟之詩
禮記祭統及明堂位所言其明證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

喬樅謹案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東
平王蒼議稱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所引詩傳疑爲齊詩傳故其說與鄭君禮注合又謝沈後漢書載蒼上言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亦與毛詩昭茲來許文異公羊文九年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左氏隱二年傳注引作禦夷狄者不一而足許御同音通用訓義亦同公羊氏齊學以許爲禦足見齊詩來許亦或作來御也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補班固奏記蓋清廟之光輝當時之後彥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四

補班固典引於穆猗那翁純曠釋以崇巖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逸奔走在廟

補禮記大傳執豆邊逸奔走○鄭注逸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逸奔走在廟

喬樅謹案逸毛詩作駿傳云駿長也箋云駿大也皆與禮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說駿與逸古通爾雅釋詁駿速也速卽疾之義

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

禮記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喬樞謹案毛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毛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鄭則**指助祭者而言與禮記注義異孔疏以爲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胡承珙曰詩頌文王當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者於義爲優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注**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

喬樞謹案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攷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孟子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無極卽不已之義廣雅極已也可證無極正釋詩
之不已此詩毛叙云太平告文王也太平之事莫
大乎制禮作樂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平之具
此聖門之微言大義而孟子仲子著書論詩所親受
於孟子者觀中庸引詩下文卽言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是卽子思述聖人言詩之旨爲孟
仲子師說傳授之所本也鄭箋動而不止二語與
記注詞意亦同蓋用齊詩之說以申毛義

誡以謚我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六

補說文言部誡嘉善也詩曰誡以謚我

喬樞謹案毛詩假以溢我傳云假嘉溢慎也爾雅
釋詁溢慎也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
溢我慎也爾雅注多據魯詩釋文於假以溢我不
言韓詩字異則知魯韓皆與毛同說文所引蓋齊
詩之文也段氏說文注云謚徐鉉本作溢此用毛
詩改竄也廣韵引說文作謚識謚皆本字假溢皆
段借字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何者
識之聲誤恤與謚同部堯典惟刑之謚哉古文亦
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恤之假借說文恤靜也正

與爾雅釋詁濫濫謚並訓靜者同義廣雅靜安也
靜我卽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濫
我謂善以綏我也喬樞謂今文尙書與齊詩並傳
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尙書恤作謚尤足證
說文所引謚以謚我爲齊詩之文無疑也

維清

維清緝熙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也
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七

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
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補又三代改制質文篇文王受命作宮邑于豐命相臣
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配天

喬樞謹案毛詩叙云維清奏象舞也蔡邕獨斷載
魯詩叙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卽武象賈
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舞武古通用字
此篇三家與毛同義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肇禋

喬樞謹案文王之典鄭箋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又肇禋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鄭君此箋是據齊詩爲說攷尙書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美里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伏湛述齊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尙書中候我應曰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又曰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氏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源謂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尙書及禮記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賀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伐之言非謬矣

錫茲祉福

補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禮記中庸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於乎前王不忘

補禮記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九

喬樞謹案尚書大傳云大王去幽邑岐山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卽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鄭君詩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蓋亦據齊詩之說

昊天有成命

補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

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

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

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

鄆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喬樞謹案毛詩昊天有成命叙以爲郊祀天地之詩祭邑亦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是魯詩義與毛同今觀匡衡師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卽據齊詩此篇爲說

夙夜其命宥密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十

補禮記孔子問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

喬樞謹案毛傳訓基爲始從國語叔向之說鄭君禮注用齊詩故與箋義不同

補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其命宥密

我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叙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蔡邕獨斷載魯詩叙亦云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毛說同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

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一

四方日以安靖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左氏昭六年傳引詩作德與刑法志同靖毛傳訓為謀鄭箋訓為治師古此注與毛鄭訓異蓋用舊注齊詩之義也

時邁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

喬樅謹案此即齊詩時邁之叙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

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補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

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易林大畜之威櫜戢甲兵歸放馬牛徑路開通國無

凶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一

補禮記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喬樅謹案鄭君大射儀注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

爲卽時邁之詩馬瑞辰曰周官鍾師注引呂叔玉

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僦

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

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不能備

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爲周頌時邁等詩正同呂說

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

有九賈疏乃以頌不能具調頌內無此詩正義亦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情矣

補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執競

鐘鼓錚錚磬管鏘鏘降福穰降福簡簡

補漢書禮樂志詩曰鐘鼓錚錚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補荀悅漢紀五詩云鐘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三

補鹽鐵論論菑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賤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喬樅謹案錚錚毛詩作喤喤鏘鏘毛詩作將將說文及風俗通引詩並作錚錚是三家文同荀悅漢紀引詩作煌煌疑卽錚錚之譌詩釋文云將將說文作燿燿行貌也燿燿蓋魯韓之異文穰穰鹽鐵論本或作漢又作攘攘亦卽穰之譌

思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叙言思文后稷配天也蔡邕獨斷載魯詩叙同今據班志云云是齊詩說思文篇亦與魯毛同義

詒我來麩

補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二麥一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麩

喬樅謹案毛詩詒作貽麩作牟魯詩曰詒我釐麩韓詩曰貽我嘉麥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鄭箋云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四

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渚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爲牟天意若曰須臾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鳥以穀俱來云云尚書旋璣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喬樅謂書說禮說並與齊詩同一師傳鄭箋之語當卽本齊詩班固典引言朱鳥黃鰲之事亦皆用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麥蓋麩之或體

噫嘻

浚發爾私

補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
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

喬樞謹案毛詩釋文云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
浚正義作駿與又作本同鄭箋訓駿為疾攷爾雅
釋詁駿速也說文趨行速趨趨也訓義並同浚即
趨之良借私毛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
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與鹽鐵論說同惟以
駿訓大其義微異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振鷺

補禮記仲尼燕居微以振羽。鄭注振羽樂章也振羽
振鷺

喬樞謹案毛詩叙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蔡
邕所載魯詩叙同今據禮記語則振鷺又為大饗
徹器之所歌矣

補漢書匡衡議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

三統也

見梅福傳

喬樞謹案漢書言元帝時匡衡議以為宋已失其
統而失國宜更立殷後為始封而上承湯統孔子

般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至成帝時
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綬和元年遂封
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子真之辭與稚圭同足知其
說詩亦皆爲齊學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求終譽

補禮記中庸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求
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喬樞謹案射毛詩作教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
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
永衆譽義本三家詩終卽衆之假借猶詩衆穉且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十六

狂卽言終穉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
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卽衆譽
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
始之終失之

補班昭女誠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豐年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有誓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龔虞所以懸鐘磬也橫曰龔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龔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懸絃也周又畫繪為髮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龔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喬樅謹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牙即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為牙是也靈臺詩虞業維樅毛傳云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七

應棘縣鼓

補禮記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龔虞也周頌曰應棘縣鼓

喬樅謹案毛詩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攷周禮大師合奏鼓棘注引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為導引之引元謂鼓棘猶言擊棘詩云應棘縣鼓爾雅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

文字皆作𦏧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鼗卽𦏧鼓也以其引鼓故曰𦏧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𦏧周禮有𦏧無朔馬瑞辰曰按陳說是也釋名鼗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𦏧以引鼓在前可知𦏧之卽朔詩言應𦏧蓋前後皆備矣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補禮記樂記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和且敬

喬樞謹案雅毛詩作離史記樂書引詩與禮記同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是三家文皆作雍

永觀厥成

補班固辟雍詩永觀厥成

潛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鱭鱭

補易林比之觀鱣鮪鱭鯉衆多饒有一笱獲兩利得過

雍

補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鄭注**雍樂章也
補班固西都賦食舉雍徹

倍益之
音同

喬樞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
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
云天子祭於宗廟雍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
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周禮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
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
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
是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
大饗李善文選注釋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
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
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禮則歌振鷺以
徹也禮記正義讀客出以雍爲句言客出之時歌
雍以送之失其義矣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補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
亦不小矣

武

補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
鄭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官邑於鄆制爵五等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九

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喬樅謹案周頌言奏者獨維清及武二篇以此二詩有歌有舞也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蔡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亦曰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文王之樂名象武王之樂亦名象壘子云武王勝殷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是也文王之樂曰武武王之樂亦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

齊詩遺說

卷四

十

大室合周公爲作大武是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之說與春秋繁露合是齊魯詩家義同武本文王樂名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蔡邕獨斷載魯詩叙云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言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鄭注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

以象爲周頌之武注仲尼燕居以武爲大武正與諸說相合胡承珙並譏其失過矣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漢書叙傳遭家不造

熒熒在疚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云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喬樞謹案熒熒毛詩作媿媿釋文云崔本作熒疚本又作欠說文欠字下引詩熒熒在欠媿字下又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引詩媿媿在疚此兼採三家及毛詩也說文熒回疾也从夂營省聲段氏注云熒引申爲熒獨取徘徊無所依之意作媿者段借字也欠亦疚之假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漢書匡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喬樞謹案我毛詩作茲廷毛詩作庭傳云庭直也箋云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義與此注不

同師古之語蓋述舊注所稱齊說也馬瑞辰曰倉頡篇云廷直也廷與庭同義其說亦通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言天之曰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補易林升之節日就月將昭明有功靈臺觀賞膠鼓作仁

喬樞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靈臺辟雍同處膠鼓作仁謂膠庠及鼓宗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示我顯德行

補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者自然矣

喬樞謹案說郛載詩緯汜厥樞曰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與春秋繁露文同

小絃

自求辛螫

補易林履之泰 蠱室蜂戶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為吾害

咎屯之明夷 蠱之觀向

喬樞謹案螫韓詩作赦云赦事也見毛詩釋文攷爾雅釋詁事勤也則辛赦猶言辛勤耳鄭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義異韓詩而與易林語意正同蓋用齊改毛又據易林言蠱室蜂戶則齊詩以弄蜂為蜂蠱之蜂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補子氏易林桃蟲生雕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喬樞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焦氏易林謂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鵯鵯養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同雕者鷲鳥也鷹鶚之屬毛傳云桃蟲鷲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鷲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鷲皆惡鳥也題肩即鷹之別名見禮記月令注為猶化也陸璣草木疏云桃蟲今鷲鷲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鷲故俗語鷲鷲生鷲馬瑞辰曰按爾雅釋鳥桃蟲鷲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羸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羸也幽詩言鳴鷲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

鳴鵙取布穀之子使化鵬鵙也此詩桃蟲飛鳥喻
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鵬
鵙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
則布穀與鷹互相變化由來久矣

子又集于麥

補易林觀之益去辛就麥毒愈酷甚

載芟

補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
芟以祠先農

喬樾謹案毛詩叙以載芟爲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五

蔡邕獨斷同是三家與毛同義故班固奏用此詩
爲祠先農之樂歌

有馥其馨

喬樾謹案毛詩有椒其馨傳云椒猶餽也釋文云
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相國掣經室集

曰案椒字乃馥字之誤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

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

納楊屬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

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沈重作椒

尺叔反

韻字切音廣韵集韵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之訛

且云作椒者

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

爲尺又誤叔爲傲又由傲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

氏釋文云無故改爲傲而不知傲乃馥切音字之

誤冒也毛傳椒猶餽也當作馥首餽也此蒙上有

餽其香而言餽香與馥香同若左握椒椒櫻之椒

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餽也爲不辭矣

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

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歛縣程少農

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

遺元又謂餽苾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

云馥猶餽也馥與餽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

慮義卽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復同音之證

喬樅攷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

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亦卽

苾苾小雅信南山曰苾苾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

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

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

皆用詩信南山語廣雅所釋卽據三家詩訓義也

馬瑞辰曰上林賦云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正
芬香貌淑俶古通俶又與淑義說文淑氣出土
也土氣謂之淑穀氣謂之淑義正相江馬說亦通
俶古文作淑見聘禮注淑馥同部三家今文正作
馥字毛氏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
誤作淑耳若毛詩同三家作馥則馥淑字形迥別
無緣致誤沈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良耜

其餉伊黍其笠伊糾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之服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糾三合繩也倉頡解詁亦云繩
三合曰糾郊特牲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又言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爲笠
其繩惟三合之耳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補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

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
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

絲衣

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龜鼎及龜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漢書郊祀志周頌曰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龜鼎及龜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其門塾之基也吳謹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華者歎之之言也

案毛詩定

文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

天云吳字當作吳

下大以魚之大口者名吳音

齊詩遺說攷

卷四

胡化反此音恐

志吳字注無音必本作

吳而今譌為吳耳

喬樞謹案說文吳大言也从吳口吳从大象形故

吳為大言毛傳云吳譁也譁即大言之謂又說文

吳下重文駘云六文如此攷說文弃放也六八

吳古文作駘从口弃者取之義謂放言也天

字从弃有廣大之稱與駘字從弃訓為大言同意

吳者吳之變體何承天音注反蓋讀石瓠說文

卒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也讀若瓠是

其明證故詩碩人僕僕韓詩作扈扈何音蓋非無

本其以吳爲誤則失於考校耳毛傳及箋皆訓吳爲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衆經音義卷十一鏗此古文奇字鏗尤可見吳之古音有讀爲胡化反也喬樅又案毛傳訓考爲成師古注訓考爲壽與毛義異蓋本舊注齊說鄭箋云此得壽考之休徵亦據齊詩以易毛義也

補禮記禮器鄭注釋祭之禮旣設祭於室又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曰自堂徂基

勺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五

補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補漢書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洽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

喬樅謹案勺毛詩作酌釋文云字亦作勺春秋繁露勺字疑卽酌之譌荀子及左氏傳並作酌儀禮禮記及漢書並作勺勺卽酌之省酌酌訓義相近

古通用字

補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補禮樂志簫勺羣慝。晉灼曰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

喬樞謹案毛詩序以酌爲告成大武白虎通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鄭君儀禮注亦云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是三家與毛氏義並相同周之樂莫盛於勺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實維爾公允師

補儀禮燕禮鄭注勺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

維爾公允師

喬樞謹案毛傳訓養爲取陳奐曰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馬瑞辰曰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云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王肅釋傳亦云率以取是紂定天下以除晦說文養古文作羗从羊支支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此義喬樞謂張

晏漢書註云勺言能成文武之功以養天下也以養天下猶言以取天下故爲成文武之功鄭君箋詩以遵養時晦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用韓詩外傳說別爲一義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鑠王師兮征荒裔

桓

屢豐年

班回靈臺詩屢惟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疏曰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天下治矣。師古曰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內

呂及外

喬樞謹案此與毛詩傳箋義異

般

補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

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

益之復旅之小過同

喬樞謹案毛詩叙云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般

樂也蔡邕獨斷云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是三家與毛序同胡承珙曰按此詩與時邁相似

但時邁叙云巡狩告祭柴望也所重在告祭天神

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吳天然後
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燎以祭天神鄭
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適以柴爲重望
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刈絕不及柴燎惟祀
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適言載戢干戈載
囊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
則通言陟山翁河敷天衷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
時巡四方而作也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而
毛皆不言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於皇時周

補班固靈臺時於皇樂肯

封卽堯典封一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
封亦壇也禪與壇同東門之壇傳云壇除地町町
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壇乃巡守祭祀之常事
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

喬樞謹案般詩序云般樂也鄭箋釋於皇時周云
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班固於皇樂胥之語
卽本般詩

於繹思

喬樞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爲衍文馬瑞辰曰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爲韻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山河不相協且賚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齊詩頌二

魯頌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楚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灑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二

坳

駝駝牡馬在坳之野

喬樞謹案毛詩駟駟牡馬釋文駟古煖反說文作駟又作駝同不言韓詩字異則韓與毛同作駟可知駝駝蓋齊魯之異文胡承珙曰今本說文駝良馬也駝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駝駝駟牧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案說文駝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駟又作駝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駝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駝同陸所見說文自作駝駝牡馬與今本異許簡三家詩作駝駝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駟

駟爲腹榦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
駟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駟之本義其引詩在駟
之野段氏注云宜本作在回之野詩言牧馬在回
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回會意馬在回爲駟猶草木
麗于地爲薺也喬樅攷玉篇駟馬肥壯盛貌駟同
上又牧馬苑也是以駟與駟爲一字之異體此詩
名篇蓋取牧馬之坳故揚雄大僕箴云牧于坳野
而詩人興齊又東哲云騶駟在坳史克以頌魯侯
卻昂云里克賦在坳之頌說文以回爲古文坳爲
回之或體則知三家詩皆當以坳名篇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類水

補禮記王制鄭注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禮
器鄭注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說與白虎通同蓋
用齊魯之義說文云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
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雍據
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卽辟雍
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雍同義之證然則
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齊詩之說許所

云西南爲水是用韓詩之說也水經泗水注云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鄭言西南通水與許氏合其所傳詩亦當爲韓矣

在頰獻馘

補禮記王制鄭注訊馘謂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頰獻馘

淑問如臯陶

齊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三

漢書匡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義異箋云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是以問爲問獄之問

克廣德心

補班固實車騎北征頌克廣德心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補易林比之噬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元龜象齒實貝南金爲吾歸功

補又萃之中孚元龜象齒大賂爲實稽疑當否衰微復

起

喬樞謹案毛傳訓賂爲遺鄭箋訓大爲廣胡承珙曰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固旣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胡說是也觀易林言元龜象齒大賂爲寶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是其證矣

闕宮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補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喬樞謹案闕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上如何克歆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祿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祿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祿之前帝高辛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享齊敏也箋云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四

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祿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於是遂有身生子是爲后稷據此是姜嫄祀於郊祿因遊祿宮也元命包以闕宮爲神祿之宮與孟仲子說正合春秋緯用齊詩詩齊魯韓說后稷感天而生故周爲姜嫄立廟卽爲后夫人

祀 祈子之宮謂之祿宮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
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祀郊祿祿
亦祭天也祿宮在於南郊故謂之郊祿然則魯亦
有所祿之宮矣

補周禮大司樂鄭注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
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
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

喬樞謹案闕宮箋云闕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
宮說文祕神也闕與祕音義同古有神祿之稱高
辛以前祀女媧爲神祿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

齊詩遺說攷

二

五

而爲女媒尸昏姻爲行媒所始是也殷以元鳥
生商爲嘉祥故祀妣簡於祿宮周以帝述術感爲
神靈故祀姜嫄於祿宮變媒言祿神之也故曰闕

宮

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
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
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同五百二十五積四十九
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

補漢書律厯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享以騂犧

補齊禮繁露郊祀對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喬從謹案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解詁云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齊詩遺說放

卷四

六

郊以彰周公之德邵公所述多公羊家師說故與春秋繁露合公羊爲齊學其稱詩皆齊說也騂犧毛傳云騂赤犧純也鄭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純毛謂毛之純色者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犗何休以騂犗爲赤奇但言赤奇則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又不盡赤奇矣

白牡騂剛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武王崩成王幼而在繼祿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

喬樞謹案公羊傳文十三年解詁云白牡殷牲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剛者牝之段借說文牝特也特牛父也則駢牝猶言駢牡耳公羊傳魯公駢牝卽正字齊詩今文疑字當作牝牝字从岡取赤脊之義也

邊豆大房

齊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七

補禮記明堂位周以房祖鄭注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

三壽作朋

補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曰三壽作朋

喬樞謹案鄭箋以三壽爲三卿李奇以爲三老蓋據齊說與箋異義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

補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鄭注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補禮記少儀鄭注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綬亦鎧飾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補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剽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

補又嚴朱等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

諸夏患也

補又匈奴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夷狄之

為患也

眉壽無有害

齊詩遺說攷

卷四二

補漢書匡衡廟文眉壽無疆韋元成傳

奄有龜蒙

補漢書諸侯王表序奄有龜蒙

令妻壽母

補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歡得以長

寢廟釋繹

補周禮隸僕鄭注詩云寢廟釋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

曰寢

喬樾讀案毛詩作新廟奕奕文選注引韓詩亦作

新廟薛君章句以奕奕爲盛貌惟齊魯詩並作寢
廟釋釋與毛韓文異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補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
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魯公子奚斯列上之下在第三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爲奚斯作與毛氏不同
孔氏廣森云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
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
齊詩遺說攷 **四**卷四 九

孔碩且碩詞意窘複矣

補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
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喬樅謹案叔通家世持慶氏禮慶普爲后蒼弟子
於詩當習齊后氏故傳叔通此說卽本之齊詩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齊詩頌三

商頌

禮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塗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也

禮記樂記鄭注商宋詩也

案韓詩以商頌為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同鄭注樂記亦以商為宋詩然則三家說並合矣

那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猗與那與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

又明堂詩猗與緝熙

植我鼗鼓

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

頌曰植我鼗鼓

喬樞謹案毛詩作置我鼗鼓箋讀置為植植鼗鼓

者為楹貫而樹之鄭讀即據三家今文馬瑞辰曰

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楹是楹本植之或體

詩作置者即楹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

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既和且平

補漢書叙傳既和且平

烈祖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補禮記中庸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喬樞謹案奏假毛詩作饜假左傳昭二十年引詩

作饜假奏饜一聲之轉假假雙聲故得通用鄭君

齊詩遺說攷

卷四

此注以奏假爲奏大樂與毛詩傳箋義殊

我受命溥將

補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韋元成傳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補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城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

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見丹鉛總錄

喬樞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

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有燕銜

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索隱曰按

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喬樅謂褚少孫習魯詩所引詩傳當卽魯詩傳魯詩亡於西晉小司馬不見魯詩時惟詩緯尙存故據以爲說尙書中候言元鳥翔水事亦同詩緯

補易林晉之剝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

補禮記月令鄭注元鳥燕也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

古帝命武湯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補漢書古今人表武丁小乙子

喬樅謹案毛詩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馬瑞辰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

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爾美高宗之孫子乎惟王尙書引之云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忘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于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四

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似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禮記王制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喬樞謹案畿圻字同圻也毛傳訓畿爲疆疆猶

界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故爲天子所居州界之名馬瑞辰曰邦畿二字同義邦

者封之段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說文封从屮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封邦字亦从邑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北域北亦域也喬樞謂據禮記引詩作邦畿知三家與毛皆爲邦字邦封義同漢儒引皆作封畿者避高帝諱改字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五

長發

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補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娥姜嫄高稷

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

師古曰高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累帝之德故

曰元王毛鄭說詩以元王卽高也此志旣言高又言元

王則元王非高一入矣

喬樞謹案詩於帝立子生商下卽接言元王桓撥

則元王當指高爲是不得以契元王爲二人漢志元王疑是相土之誤商頌長發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何得畧而不數乎宣帝紀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文穎注亦指契言之是其明證

補漢書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妣及有蕤

補又古今人表簡邊帝營妃生高○師古曰卽簡狄也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補漢書宣帝紀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六

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

喬樅謹案禮毛詩作履三家並作禮

補又古今人表相土昭明子

喬樅謹案五行志云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魯典籍相土卽高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喬樅謂古今人表以相土爲昭明子是爲契孫無疑五行志蓋誤衍曾字

耳

補班固封燕山然銘勦凶虐兮截海外

帝命不違至於湯躋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鄭注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有事於九州謂侯王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七

喬樅謹案湯躋毛詩作湯齊日齊毛及魯韓詩並作日躋與齊詩文異

爲下國暇郵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爲下國暇郵○正義曰此所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暇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喬樅謹案鄭釋郵表暇謂田暇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暇郵爲證攷說文暇兩井間道也廣六尺段氏注云百者百夫淪上之涂也兩百夫之間有淪淪上有涂是謂兩百間道是之謂暇

暇之言綴也衆涂所綴也於此爲田暇督約百姓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暇又說文桓亭郵表也郵亭爲督約百姓之所故立表以示人玉篇云暇表也引詩爲下國暇流暇與綴字通故毛詩文作綴傳訓爲表郵毛詩作旒蓋亦以聲近通假傳訓旒爲章章亦表也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補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又

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喬樅謹案布政毛詩作敷政與齊詩文異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盧辯注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敷

喬樅謹案盧辯所據詩毛氏也大戴禮所載用齊詩之文與毛氏異馬瑞辰曰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駿與恂龐與蒙古並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

注讀恂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龐戎是其證也
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
高注徇猶衛也是徇有庇衛之義蒙通作幪說文
幪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幪之俗爲下國
恂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
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
蔭之象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幪幪也
注幪幪蓋覆也恂蒙猶言幪幪耳上章言敷政故
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國之覆
庇義固各有當也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驤皆
假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喬樅謂大戴
詁師傳與齊詩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
齊詩作恂蒙信而有徵董氏不見齊詩讀詩記無
稽之言謬妄殊甚又毛詩何天之龍傳云龍和也
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卽據齊詩改毛傳敷
亦以聲同通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漢書刑法志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殷
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

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喬樅謹案志稱孫卿言云云考荀子議兵篇引詩
施作發則班氏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則仍據齊
詩之文過毛詩作曷傳云害也又虞傳訓固也鄭
箋同師古此注與毛異義是據舊注齊詩之說馬
瑞辰曰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戍引司馬法
夏執元戍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戍右把白旄也字
林鉞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
以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曷過爾雅釋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

詩並訓爲止曷當卽過之省借則莫我敢過猶魯
頌則莫我敢承亦止也

又五行志上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于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

包有三枿莫遂莫達

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漢書叙傳三枿之起本根旣朽。劉德曰詩曰包有三
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
又古今人表韋鼓昆吾係夏桀世。師古曰豕韋國彭

姓鼓卽顧國已姓昆吾妣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班固典引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喬樞謹案枿毛詩作藁據鄭君玉藻臣孽注云孽
當爲枿聲之誤則知枿爲藁本字也鄭箋以顧昆
吾皆已姓師古以昆吾爲妣姓與鄭不同蓋據舊
注齊詩之說據周語彭姓豕韋已姓昆吾而古今
人表又有劉姓豕韋則昆吾容或又有妣姓也馬
瑞辰曰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
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在殷南庚陽甲時又
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
庚陽甲之豕韋始言大彭豕韋則不以湯所伐之
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
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在夏時爲
侯伯也蓋夏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著
其姓鄭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
豕韋防姓防彭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
姓亦未可以當此詩之韋也顧古今人表作鼓顧
鼓雙聲故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遷釋文徐仙民音
鼓是顧鼓同音之證

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十一

殷武

自彼氐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補鹽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
畏其德也

補荀悅漢紀二十詩云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

喬樞謹案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氐羗來貢此詩所
言自彼氐羗是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羗
來賓是高宗時亦有氐羗賓服之事詩追叙成湯
功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也後漢書西羗傳
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羗
莫敢不來王則是詩之氐羗卽鬼方矣胡承珙曰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
臨羗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羗卽今甘肅
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云武丁地
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氐羗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
有事於氐羗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
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羗氐羗乞姓郭注
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羗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
言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廈氐羗據書大傳西
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作鮮及渠廈氐羗支乃
譌字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補班固西都賦故下民號而上訴之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齊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補荀悅漢紀匡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喬樞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紀之文本於漢書

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

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

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

矣顏注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喬

樞謂此詩三家並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與毛文

異於後漢書魯恭疏云四方是則又張衡東京賦
云京邑翼翼四方是視是魯詩之文也樊準傳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
得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魏時齊魯詩已亡佚則所引韓詩也自帖兩引
詩並同亦據韓詩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四



